



苏武牧羊

陈倬編寫

东海文艺出版社

歷史故事

蘇武牧羊

陳微編寫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东海文艺出版社

000.55—1 : 增刊

內 容 提 要

漢中郎將蘇武，出使匈奴，以求和好。匈奴頭目單于，以為漢遣使求和，便是示弱，因此更驕橫得意。後來借口付使張勝謀劫之事，竟將蘇武扣留下來，並且千方百計地逼他投降。蘇武不肯背叛祖國，遂被放逐至北海牧羊。蘇武忍寒耐飢，歷盡十九年苦難而忠心不變，表現了偉大的民族氣節。

蘇 武 牧 羊

陳 敏 編 寫

※

東海文藝出版社出版

（杭州武林路 136 號）

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2 號

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浙江分店發行

※

開本 787 × 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 $1\frac{3}{4}$ 字數 40,000

1957 年 4 月第 一 版

195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2,000

新 華

律，和諸公还是故人哩。”

衛律得意地笑笑，苏武心里大悟，这人原来就是几年前率部逃亡匈奴的叛賊，就嚴峻地向他盯了一眼。

單于瞅着漢使說：“天朝征服四海各國，真是大大的富強之邦啊！”

苏武謙恭地回答：“陛下过譽了。我們進入貴邦，看到滿山遍野的牛馬，慍悍強壯的人民，可算是北方強國啊！”

單于喜得咧嘴露牙，猛的一击木案，翹起大姆指說：“是啊，是啊，你說得一点不錯，寡人有滿山遍野的牛馬，如云如海的將校，一声呼嘯，立刻遍地成兵。固然比不上天朝富強，北方之霸，却是當之無愧的啊！”頓時傲態橫露，得意忘形了。

苏武沒有在意，又說：“貴邦本是北方大國，我們兩國修好，天下不患兵戈之苦了。”單于聽了，惠常員前，翹起大姆指，單于仰天大笑，手舞足蹈地說：“对啦，对啦！”

衛律奉承單于說：“我邦單于，上馬管帶千軍，下馬慰撫萬民，与漢天子恰似兄弟，哪有什么遜色呢？”

單于臉上放光，看看衛律，看看漢使。苏武感到一陣不安，抑制着自己，張勝的臉色陡的難看了。單于縱聲大笑。

黃昏，單于遣人送漢使安頓畢，便斜倚在氈上，笑了一陣，又突然沉下臉來，說：“寡人錯了，寡人錯了，”舉目看見王公大臣愣愣地望着自己，就張目問道：“你們不懂嗎？漢使恭敬寡人，漢天子又送寡人許多厚礼，其中大有奧妙啊！”

衛律微微笑着。單于一擦眼皮，指着他說：“你懂了嗎？你懂了嗎？”

衛律上前獻媚說：“陛下的意思是說漢朝害怕我邦，緩兵之計是多此一举了罢？”

單于一骨碌爬起來，拍着衛律肩頭說：“謀士！謀士！寡人什麼也瞞不了你的。”轉而对王公大臣們說：“你們還不懂

嗎？漢朝武帝登位四十年以來，仗着他繼承祖宗的一分好基業，屢屢和我邦為敵。自逞武功強大，連年發兵打南越，平朝鮮，攻樓蘭、車師，攻破昆明。如今年老了，更昏聩了。貪得大宛的汗血馬〔註一〕，發出傾國兵馬，行軍幾萬里，攻打大宛城。雖然破大宛，殺死國王毋寡，漢朝也弄得民窮財盡了。寡人所以遣使求和，原是担心漢朝乘勝攻打我邦，暫行緩兵之計。今天看漢使的謙恭之態，可以知道漢朝無能為力，十分害怕我邦。寡人緩兵之計，豈不是多此一举了嗎？諸位王爺！諸位大臣！寡人要報復先君被衛青戰敗七次之仇，要報復霍去病追逐漠北的大恥，立即整兵打進中原，到長安去坐江山！”

王公大臣一齐上前拜舞，高呼“千歲！”衛律大呼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單于拉下臉，喝問：“為什麼？”

衛律沉着地說：“陛下，漢朝雖則空虛，無能力攻打我邦，可是，銳氣正旺。西北各國紛紛向他納貢稱臣。回顧我邦，老單于新近駕崩，陛下繼位不久，如果草率發兵，難以得利。還宜從長計議。”

單于連聲：“哦！哦！”

衛律又說：“陛下，以臣之見，徐圖發兵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戰百勝。”

單于点点头，掃興地說：“依你之見要等待到幾時？”

衛律一笑說：“秣馬厲兵，待機而動，豈是急在一時嗎？”

早晨，草原上刮着大風。付使張勝為了單于沒有求和的誠意，十分惱怒，獨自悶坐帳中。

忽然，帳外响起了一個熟悉的声音：“張勝兄！張勝兄！”
“誰呀？”張勝懶洋洋地答了一聲。
“我！”

基我“啊，虞常，果然好，來以平十四分登帝左陳萬，翻
障平 張勝驚喜地跳起來，緊緊抓住他說：“是你，是你，我們
是再世見面啊，在長安幾次打听你，都道你為國捐軀，你却健
在匈奴，”

“老友，我在匈奴多年了。這次聽說你做了出使匈奴的付
使，萬分高興。我多么思念故國，平常聽見一點故國的動靜，
象獲得珍寶一樣。”

張勝放开手，瞧見虞常穿的一身匈奴將軍服裝，疑惑地問：

“你幾時做上匈奴將軍的，伯母、大嫂可為你哭斷腸哩，”

“虞常嘆口氣說：‘別提起，我是有國有家的人，現在却在
敵國做將軍，被千萬人唾罵，真愧煞人了！’停停又說：‘你
那知我心里痛苦，誰甘愿投敵叛國？事不由己，才走上這條可
恥的路，’”

“老友，請坐着細談吧，”

虞常點頭坐下說：“那年，我隨衛律鎮守云中邊城。一
夜，衛律命令全軍出擊匈奴，部隊越過千里沙漠，開抵漠北，
忽然把我們編成匈奴騎兵部曲。衛律竟是叛國投敵，被單于封
為丁靈王了。我是他的部下，糊糊塗塗地就這樣做了匈奴將軍。
幾年來，那一天不在想念故國。衛律防范嚴密，可恨始終沒有
回國的時機；老友，我被衛律坑害，心不甘，每天在想脫身
之計，要找時機報仇雪恨的，”

“虞常兄，你忠心不泯，令人敬佩。你可知道，我也有恨
呢？單于明是與我朝修好，暗是探看我朝虛實。我們初來時，
他執禮恭謹，遠遠的就率領文武，擺駕相迎。我們宣示朝廷敦
睦邦交的聖意，送他千金玉帛，可稱至誠相待了。單于不但
不知道感恩報德，反認我朝怯懦可欺。賊子衛律趁機蠱惑單于，
單于居然驕橫得意，目中無人的仰天狂笑起來，真是無禮極
了，你道可惱不可惱？”

張勝情緒激動，聲音高揚起來。虞常連連搖手說：“輕輕，衛律狡黠多端，到处放着他的鷹犬，恐怕窃听了去。”又說：

“老友不必太激憤，我是时时刻刻等着时机报仇的，立意要殺死这叛贼返回故國去。你來了，我們更有个商量，耐着吧！”

正在談說的時候，常惠、徐聖兩人踱了進來。張勝忙向虞常丟眼色，站起來向兩人介紹說：“这是我的故人虞常將軍。”

徐聖笑着說：“难得，难得，張將軍是國外遇故知了。”

常惠覺得不便阻碍他們的談話，拉着徐聖告辭。張勝送走他們，回身对虞常說：“常惠、徐聖兩人是出使隨員，为人太持重，和我不投契。”

虞常点点头，起身告辭。張勝不捨，苦苦相留。虞常皺眉說：“老友，我何尝不想和你多交談几句，怎奈衛律疑心太重，久离部曲，实在不方便。这也是身不由己的。”

張勝犹豫半晌說：“那末，常來相敘。”

“放心。我正有許多事要和你商量，要請你幫助呢。”

从此，虞常每天和張勝會見，过往頻繁。

一天，大風刮起滿天黃沙，草原上一片灰暗。虞常頂着風沙，步伐輕捷，头也不同地朝張勝臥帳走來，連后面一个挾着一束黃茸茸的东西的匈奴人緊緊尾隨着，他也沒有覺察。一到張勝臥帳，掀門閃進去了。

張勝見虞常气呼呼地喜得紅光滿臉，便問道：“看你喜孜孜的，可是有了什么大喜事？”

虞常双手接在張勝肩上說：“喜事，大大的喜事！”

虞常把張勝按在榻上，興奮地說：“朝盼暮盼的时机來了！老友，后天單于啓駕到西北狩獵，所有的大小王公大臣都隨去拱衛，留下衛律这厮主管大幕，保护大關支。要报仇雪恥，这是千載難逢的时机。先殺衛律，后却大關支，反進

边城單于要俯首貼耳向我朝納貢稱臣了。”

“哦！殺衛律，劫大閼支怎么能使單于屈服，匈奴人馬正強呢！”

“噢，且聽侯酷好我朝風尚，你不見他穿着漢式的猩紅披風，他也懂孝道，待大閼支是十分孝順的，一些重大的國事都要稟过大閼支才施行的。大閼支有個長短，怕他不屈服嗎？”

張勝大喜說：“好哇，事不宜遲，快快分頭部署。”

幕外人影一晃，响过一陣輕微的脚步聲。

“誰？”張勝飛跑出去。幕外黃沙蔽空，風勢正猛；一條大黃狗拖着尾巴，飛也似地向東竄去。

張勝返身說：“我當是人窺听，原來是條狗。”

虞常一陣沉默，然後說：“我要走了，你準備着听我的動靜，我與同僚商妥就來通知。”

“深夜，天空沒有月亮，也沒有星星。”

張勝緊蹙着眉頭，對着案上那盞半明半暗的紙燈發愣。隨着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倒身躺下，一連翻幾個身又坐起來，眉尖蹙得更緊了。

“虞常為什麼一整天不來呀，難道我們的大事走漏了風聲嗎？”張勝焦急地來回踱着。“不妙！昨天和他談話時，看到幕外人影一晃，又听得一陣腳步聲。虞常不是說過的，衛律狡黠多端，到處放着他的爪牙，那黃狗莫非是改裝的爪牙不成？是的，一定是的。虞常一整天不來，或許是事機敗露了……”

一連串的思想纏住了張勝，他越想越可怕，狠命抓着自己的頭髮。“天啊！假如他被捕了，供出我與他同謀，那怎么得了，那怎么得了！”

張勝額上冒出豆大的汗珠，仰天倒在榻上，用力踢去蓋在身上的被毯。

“不会吧。策划这件大事情，多么不容易呀！或许是他分不开身吧，对！分不开身了。”

他找到这个譬解，心里平静了许多，便朦朧睡去。

漆黑的夜，漆黑的草原，閃起一条長長的火龍，战馬的嘶叫声，冲破夜半的沉靜。漢使的客幕突然被几千人馬包圍，爆發出一陣可怖的怒吼：“漢朝使臣陰謀行刺大臣、劫奪國母的罪惡敗露了！”

“漢使勾結乱賊叛國，快快出來受死！”

“啊，坏了，坏了，苏將軍一再告誡我：‘举止謹慎，國事为重’，我太任性，我死無葬身之地了！”張勝从夢中驚醒，悔恨不已。爬起來，光着头，趺着足，跌跌撞撞奔出去，跑進苏武臥帳，只見苏武在榻上披衣。一時恐懼、羞恥、悲憤……百感交集。他倒在苏武的榻前放声哭着說：“苏將軍，我害了你了！”

苏武驚疑地扶起他，問道：“張副使，出了什么事啊？”

“苏將軍，我痛恨匈奴單于驕橫無理，瞞着你和衛律部將虞常商量制服他的对策。昨天，虞常告訴我，單于在明天帶部众上西北狩獵，主張趁这时机，殺死衛律，劫走大閼支，反進边城挾制單于。現在，衛律率部圍困帳幕，想必事机敗露。这样，势必連累于你，又坏了國家大事了。”

苏武从容整好衣冠，厉声喝道：“你好大胆！我一再囑咐你，我們受命朝廷，应本着朝廷旨意行事，務必举止謹慎，以國事为重！你竟敢任意孤行，坏了兩國修好大事，还有何面目來见我！”

幕外火光冲天，呼声四起。常惠、徐聖等人陸續奔進來。苏武望望張勝，見他战战兢兢跪在地上，慘白的臉上涕淚縱橫。不禁嘆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責你又濟得了什么，不过，事情

牽連及我，完不成敦睦邦交的大事，還要受胡人凌辱，我是無顏見朝廷了。”他臉色鐵青，隨手拔出佩劍，猛向脖子上抹去。

“蘇將軍！”常惠大叫一聲，急忙上前奪下蘇武手中之劍，死命攔阻。衛律耀武揚威地帶着衛兵進帳來大聲喝道：“主謀叛亂人虞常供出漢使同謀，單于有旨，傳漢使立刻隨我見駕！”

蘇武頓足嘆道：“你們看，這多羞辱朝廷，叫我那有面目偷生？”一手推开常惠，拔劍又向脖子上抹去。張勝從地上躍身阻住，哭着說：“蘇將軍，壞了大事的是我，我決不忍心看你輕生的，你要輕生，先殺了我吧！蘇將軍，禍事我闖下了，你是沒有一點過錯的，死也死得不明不白。依我之計，還是暫時隨他去見單于，把事情講個清楚！”

徐聖上前奪去蘇武手中佩劍說：“蘇將軍，張副使的話有理，是是非非总要說個明白，且隨去見單于吧。”

衛律不耐煩地催着說：“快走，單于等着哩！”蘇武勃然大怒，指着衛律狠狠地罵道：“住口！堂堂天朝大臣，由你擺布嗎？你給我滾！”

衛律陡的感到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撲來，吓得愣了好久。定定神，才又滿臉羞愧地說：“蘇將軍寬恕。我奉單于命令來的，還請屈駕隨我去走走。”

蘇武把使節連連頓地，淒厲地說：“罷，罷，罷！且去。”
〔註一〕大宛在今蘇聯烏茲別克境內，盛產良馬。汗血馬亦稱天馬。
〔註二〕大閼支是匈奴單于的母親，就是太后。

無邊無際的皚皚白雪，復蓋着大草原。

蘇武斜抱使節，閉着眼睛，一動不動地坐在帳幕里。他的身邊站着兩個匈奴兵，時而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好象遇上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。

過了一會，左邊的匈奴兵眼睛盯着靠帳壁的一大捲毛氈，用一種求懇的語氣說：“蘇將軍，天氣太冷了，讓俺把王爺送來的毛氈鋪起來，也可暖和些。”

蘇武沒有睜開眼，緩緩地回答：“不要！不要他送來的毛氈！”

又過了一會，右邊的匈奴兵望望木案上熱氣慢慢少下去的食物，跑過去，端來一盤牛肺，一杯乳酪，送到蘇武面前說：

“蘇將軍，吃點吧。你整天不吃點東西，叫俺們看着也難受呀！”

蘇武微睜眼睛，隨手取過乳酪，呷上几口，搖搖頭，不要了。

衛兵們向他望望，輕輕吁着氣，收拾着盤杯。幕里是靜得異常。

幕門一撩，衛律走進來了。他身上穿着厚厚的大皮袍子，鼻尖凍得紅紅的，眼睛滾動着向周圍打量了一陣，揮手命衛兵出去。然後整一整衣冠，彬彬有禮地說：“蘇將軍，我請安來了。”

蘇武沒有答理。衛律笑了笑說：“北方天氣太冷，為什麼不把毛氈鋪設起來呢？”

蘇武仍然不答理。

衛律尷尬地又說：“听小的們說，幾天來足下很少進餐，不要太苦自己才是。”

蘇武冷冷地向他看看，還是沒有答理。

衛律又說：“蘇將軍，隨和些，不要太苦自己。”

蘇武霍地立起來。衛律一驚，向后退了好几步，面色一下難看了，腮肉抖動，目露凶光，嗓音提得高高地喝道：“你投降吧！投降是生路，不投降，哼！”

蘇武一手持使節，一手抓住劍柄，呵呵地大笑了幾聲，厲聲說：“投降？誰說的，你錯認人啦！”

衛律慌忙抽出佩刀，獰笑着說：“我說的。你不投降，來得去不得了！”

蘇武噙噥一陣冷笑，說：“你想威吓我嗎？來得去不得又怎樣？大丈夫頭可斷，志不可奪。來得去不得，早在几天前我就下決心了。”刷的抽出寒光閃閃的佩劍，使勁抹向脖子。

衛律意料不到蘇武拔劍自刎，猛吃一驚，大叫：“蘇將軍，使不得！”又急忙撲過去搶佩劍。

鮮紅的熱血從蘇武的脖子上冒出來，頓時變成一個血人。熱血冒在衛律身上，衣袍也染紅了。

衛律驚呼：“來人！來人！”

衛兵奔來，驚見帳中一對血人，頓時呆了。衛律突然將手中的佩刀擲向衛兵，怒聲說：“蘇將軍受傷了，快給我去請大夫來，遲了，揪下你的腦袋！”

衛兵如夢初醒，拔腳就跑。

衛律輕輕叫着：“蘇將軍。”又扶他臥在榻上。鮮血不斷從傷口流出，呼吸逐漸低弱，急得他抓耳撓腮，慌作一團。不久，大夫揹着藥囊來了。衛律忙說：“大夫，蘇將軍受傷了，你快快施救！”

大夫向蘇武傷口端詳了一回，皺眉說：“傷勢太重，瘀血嚥進咽喉了！”

“大夫，你快施救吧！千萬小心，他是漢朝大臣，不能這樣隨便讓他死去。”

大夫握着蘇武的手，手是冰涼的。又輕輕地摸了摸心窩，蹙着的眉峯稍稍舒展了。說道：“不妨事。”又招呼衛兵立刻就地挖個小坑，生上火，熊熊的火舌向上竄。大夫在火上蓋了一把土，火燄滅了，坑里是熱火火的，趁時將蘇武抬上坑，伏

臥着，胸腹貼住整個火坑。大夫輕輕地在蘇武背上揉。接着拉過蘇武的右手，又拉過左手，然後倒抬起蘇武兩條腿，這樣，蘇武脖子上又開始冒出血來。大夫雙手抱起蘇武，平放在臥榻上，回身從藥囊里抓出一包藥粉，敷在蘇武脖子上。又調了一杯藥水，撬開蘇武閉着的牙關，順勢灌下。大夫長長地吁出一口氣，抹去額上的汗珠，說道：“讓他靜養吧。”

常惠、徐聖聞蘇武自刎，沖過重重守衛，一路哭着闖進來。大夫連連擺手，喝道：“莫哭，莫哭。他傷勢很重，驚了他，創口崩裂就沒救了。”衛律一揮手，狠狠地說：“出去，出去。蘇將軍病勢有意外變化，砍下你們的腦袋。”

常惠、徐聖悲憤已極，大罵：“奸賊！你叛國投敵，又想害死蘇將軍，我們和你拚了！”說着，一齊沖上前去。

衛律喝道：“來人！攆他們出去！”四個彪形大漢，架起常惠、徐聖，推出幕帳去了。

草原上風聲呼呼，幕帳里却是靜靜的。且鞮侯單于輕輕走近蘇武病榻，朝蘇武默默地望着：“蘇將軍，寡人探望來了！”

蘇武的臉色蒼白，嘴唇青紫，微微地睜開無力的眼睛向單于看了一眼，又闔上眼皮，精神顯得十分疲頹。

單于用溫柔的聲音說：“寡人得知將軍負傷，感到很歉疚。將軍善自珍重。”

蘇武翻翻眼珠，要想說話的樣子。單于忙搖手說：“不必多禮，不必多禮！寡人隔天來看你。”說吧，就退出去了。

日子一天天飛逝，單于為着收買蘇武，每天都來慰問他，每次都帶來一份厚禮。半個多月來，他的病榻旁，單于送的貂皮帽、狐皮大袍、長筒氈靴……積成一大堆。

北漠的寒風緊刮着，從幕縫里看去，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。蘇武臥在榻上，不住的抖索着。他是怕北方的嚴寒嗎？不，

他想起了这次出使匈奴的事，心里比滚油煎还难过。張勝鬧出的意外事变，影响兩國和好，会使千百万人民重新墮入战争的深渊。他明白，不講信义的單于，又可以找到發動侵略漢朝边境的藉口。他的出使促使了战争的延續。他感到对不住朝廷，对不住千百万人民。但他仍希望單于能够諒解，順利的讓他回朝复旨，結束百年來的漢匈交兵。他痛苦的想着，想着。

衛兵們看看堆積在榻边的那一堆單于贈送的礼物，又看看在微微抖索的苏武，臉上蒙上了一層詭異之色。多適时令的貂皮帽、狐皮大袍、長筒氈靴呀！穿戴了，多暖和呀，苏將軍为什么不穿呢？为什么甘願受凍呢？真是一个怪人，他們互相交換了好奇的眼色，低低交談着苏武的举动。愚蠢的匈奴兵，如何能推測到苏武那一顆赤誠之心呢？

这样又过了几天。一天中午，單于兴冲冲跨進苏武的帳幕，笑嘻嘻地說：“恭喜將軍，貴体安康了！”

苏武嚴肅地站起來施礼說：“謝謝陛下恩待我，賤体粗安了。我正要來向陛下叩謝，向陛下辞行，回朝复旨去了。”

單于嘻嘻直笑，瞅住苏武說：“將軍說哪里話。才得痊癒，怎么急急提起回朝？寡人正要留你長住敝邦呢！”

“陛下，我奉旨与貴邦修好，諸事已完，理当回朝复旨。要留我長住貴邦，我是聖命难違。还望陛下寬恕。”

“有什么聖命不聖命，复旨不复旨的？漢家天子与寡人分什么彼此？”

“陛下，我是漢朝出使大臣，陛下是漠北君長，說出这种不合理的話，有碍兩國敦睦的意思了。請陛下三思。”

“嗯。將軍确是漢朝出使大臣，但是，当你在敝邦犯下大罪，寡人就要留下你，什么兩國敦睦不敦睦？寡人要馬上發兵打到中原去哩！”

苏武双目炯炯，莊嚴地說：“陛下錯了，我奉旨到貴邦修

好，是为了兩國人民的安危。縱使我朝副使犯罪，待我回朝請旨明正典刑。今看陛下所為，欲將副使罪名強加在我身上，難道要威脅我歸降不成？陛下要明白，我生是漢朝人，死為漢朝鬼。耿耿此心，天日昭昭。要殺要剮，听憑陛下。若想我歸降，那是万万不成的。”

單于暗暗讚道：“好個大忠臣，大義士。寡人得此大將何愁不穩坐中原江山！”頓時心生一計，作色道：“將軍誓死不歸順寡人的？意志堅定不移的？”

蘇武斬釘截鐵的說：“堅定不移的。”

單于喝道：“你的罪名，按律當斬，明天在刑場上，可不要怪寡人薄情。”

單于成全蘇武，感激不尽。

單于狞惡地一笑，走出帳幕，來回踱着。兩手左擺擺，右擺擺，全部思緒集中在收服蘇武的打算上。

“陛下！”衛律站在一旁，垂手侍候。

單于一抬頭，大喜道：“你來得正巧，寡人設下妙計，蘇武歸降在明朝了。”

衛律驚訝的望着他，沒有作聲。

單于鞭梢一指說：“上馬吧！”衛律疑疑惑惑跟着單于到王幕。單于不待坐穩，指手划腳，唾沫四濺，把計策說了一通。拍拍胸脯說：“要他看看我邦兵強馬壯，要他知道我邦騎兵聲勢浩大。”又命令衛律說：“你立刻調集各部人馬，陣容要擺得威嚴整齊。明白嗎？”

天蒙蒙亮，草原的四面八方，象電掣云捲一樣，奔過來一隊隊匈奴騎兵，湧向賽馬場。

太陽升出地平線了，成千上萬的匈奴騎兵排列在積雪未溶的賽馬場上，刀槍發着閃閃寒光。

一匹快馬冲進騎羣大叫：“漢使來了！”入關兩下民是，我歌。草原頓時發出一陣巨雷似的呼聲。成千上万支刀槍齊齊高擎，草原被一種殺氣籠罩了。更要緊的是，匈奴兵押着漢使們被匈奴兵押着。蘇武走在最前頭，常惠、徐聖緊隨着。張勝面上沒有血色，胆怯地走在最後。又是一隊匈奴兵押着一個五花大綁的囚犯奔來，那囚犯口里不住地罵着：“叛賊，衛律，衛律，叛賊！”

“啊，是虞常！”張勝渾身抖戰，冷汗直淋，一雙腳竟似生了根，目瞪口呆，僵立不動。徐聖回頭一看，臉色通紅，氣呼呼地回過身去一把拉住他。

這時，又有一隊匈奴騎兵前後簇擁着身穿戎裝、手執令旗的衛律，飛也似地穿過騎羣，奔上一個大土坡。衛律舉手搖着令旗，沸騰的草原，突然變成死一樣的沉寂。

“叛賊！衛律！我活着不能吃你的肉，死了也決不饒你！”虞常的痛罵聲顯得格外响亮，傳遍了整個草原。衛律高踞馬上，腮肉顫動，直起喉嚨大喝：“虞常圖謀不軌，行刺大臣，劫奪大關支，按律梟首示眾。行刑啊！”猛烈地展動令旗。

“殺！”天崩地裂的呼聲震動草原。劊子手大刀砍去，虞常首級落地，鮮紅的热血飛濺在雪地上。

衛律翻身落馬，接過劊子手送上的首級，面目猙獰，聲勢汹汹撲向漢使。一甩手，將首級拋到張勝跟前，搶一步上去，拔出佩刀擱在張勝肩上厉聲說：“張勝，你勾結虞常同謀不軌，應該同處極刑。我陛下法外開恩，有旨准你投降不殺，不投降殺無赦！”

張勝面無人色，“撲達”跪在地上，投降了。衛律收刀指着蘇武大聲說：“副使有罪，正使罪當連坐！”

蘇武巍巍然立着，沒有一絲恐懼的神色。他眼光炯炯，象